

**李路：**影视站在文学的肩膀上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前人说的。文学一定站在影视前面，已经有这么多成功的先例。

为解决好文学原著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。比如征得梁晓声老师同意，让我全权负责小说到剧本的宏观走向。再如和王海鸪老师一场又一场、逐字逐句的沟通，甚至是争吵。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，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不光是我，还有我的团队，从三年前谋划，一直到拍摄结束，都在不断磨合、取舍、掂量、推敲中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非常艰苦。

这些苦说起来容易，几秒钟就说完了。但在执行中，往哪个方向走，用多少笔墨，都要反复讨论。文字与视觉化相差很大，好在《人世间》有很多细节，我们可以拿过来用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剧本之外，开拍前，你还做了哪些硬件方面的准备工作？

**李路：**遭死罪了。比如选景，在东北拍还是在北京郊区拍？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，我们都看了。原著背景是黑龙江，但东三省都差不多，而且电视剧中虚化了背景，并没说在哪个省，我们连建设兵团等背景都虚化了。

放在长春拍，是我跟梁老师商量后定的，我是吉林人，对长春熟悉一些，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，我父母都是《吉林日报》的。在吉林拍了六七个月，把长白山、吉林市、长春市的美景、场地，都拍进去了，希望家乡人喜欢。

吉林当地政府给了大力支持。棚、景、铲雪、配合……都不是小事。比如有一场戏在长白山老秃岭



上图：李路导演。

拍的，雪有一人高。越野车爬不上去，发动机熄火，大家下来推，上山的二三十里路，全靠铲雪车把路铲出来。制片主任说，导演别闹了，不可能上去的。我说肯定能上去，最后真上去了。他说，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。

上去果然不一样，站在长白山上，一览众山小，取到画框里的景色，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剧情很短，就是周秉义的几个镜头。有人说，有些场景在北京也能完成，干吗跑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去？我们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，就是实景拍摄。如果想马虎一点，确实可以在棚里

拍，效果就欠点意思。

我是劳碌命，每天群演的戏，我都要去拍，后期制作时，我天天泡机房，乐此不疲地做这些事。简单的办法，我不太想做，好几个圈里的朋友也说我，如果通融一点，拍摄难度没这么高，大家的压力都会小一些。像我这样要求，无论是拍摄、通过、播出，比商业剧的压力成倍增长，这不好说得太多，反正我们非常辛苦，压力很大。

《新民周刊》剧中那么大的“光字片”，都是搭出来的？

**李路：**是的。从一开始，我的脑子里已经有“光字片”了。可东